

张恨水 著

杨柳青青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著

杨柳青青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柳青青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6

ISBN 7-5059-4630-7

I. 杨…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987 号

书 名	杨柳青青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52 千字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30-7/I · 3611
定 价	1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第 一 回	推食殷勤偏邀贫女忆 入门慷慨别具武夫雄	 (1)
第 二 回	陋室结芳邻暗钦健叟 权家择良伴痛诋贫娃	 (13)
第 三 回	终负解铃心登门铸错 暗怜丫角愿推食分羹	 (24)
第 四 回	情局复开茶寮倾积愆 年关难渡质库作哀鸣	 (36)
第 五 回	煮茗度长宵怆怀岁暮 题标抗暴日呐喊声高	 (47)
第 六 回	甜苦情场冷观评两面 崎岖世路密约订三年	 (60)
第 七 回	数语绝恩情闭门痛哭 一肩担道义酌酒商谈	 (72)
第 八 回	愤语激青年辞官遁去 热心怜少女挟纆亲来	 (83)
第 九 回	谑语岂无由东床暗引 突来良有以西席闲筹	 (95)

第十回	闻语警芳心封侯愿渺 听歌有羞色报国身闲	(107)
第十一回	俯首许婚姻芳情脉脉 关心到士卒喜气洋洋	(119)
第十二回	寒贱苦从戎病夫落伍 牺牲甘解甲战士多情	(132)
第十三回	弃职见知音佳人默许 承家得来者壮士狂欢	(145)
第十四回	授室多艰徘徊忧后顾 邀朋小聚腼腆记前尘	(158)
第十五回	客去含羞柔情荡微笑 人来访旧恶信启愁怀	(171)
第十六回	酸楚襟怀当前还祝福 恹恹戎马暗里突移军	(183)
第十七回	孰能无情家思灰士气 兵不厌诈豪语壮军心	(196)
第十八回	脉脉传茶含悲慰夫婿 匆匆出塞强笑别家人	(208)
第十九回	欲即欲离同车忆往事 半哭半笑倚枕病残秋	(223)
第二十回	卜吉有期老人连日笑 铲愁不尽旧雨封门居	(237)
第二十一回	絮语灯前苦心训弱息 杖游山下冷眼看英雄	(250)

第二十二回	创痛难堪凝神听鼓乐 欢情未洽促别到飞符	(263)
第二十三回	酌酒传餐狂欢舍别泪 挑灯温梦低唱数长更	(275)
第二十四回	喜气犹存归房余绮梦 秋宵难度闻雁惹啼痕	(288)
第二十五回	旧事难忘对门窥丽影 坠欢可拾隔座窃芳巾	(301)
第二十六回	午夜挑灯寄书重铸错 平畴试马投笔突离家	(314)
第二十七回	塞上音稀归农生远计 闺中病困倚枕泣惊魂	(329)
第二十八回	杨柳青青都生儿女意 笙歌隐隐尽变故人家	(343)

第一回 推食殷勤偏邀贫女忆 入门慷慨别具武夫雄

一个冬天的下午，阴云暗暗的，很有雪意。虽然并没有刮风，但是长空里那尖冷的空气触到人肌肤上，依然还如刺如割。一个穷苦人家的小院子里，墙角头倾泼积水的冰层，冻得老有一尺多厚。院子里两棵大垂杨柳，只有一丛稀疏的枯条，在空中舞着寒风，呼呼地响。这个太阳永不大照临的地方，接近了两扇格子窗户，这格子窗户里面自然也就增加了不少的寒气。那格子窗户，糊了一层能隔冷气的棉料纸，一丝风也不让它透进去。但是中间有两个小格子，却按着两块豆腐干大的玻璃。

这时，有人在那块小玻璃里，向外张望了一下，接着便道：“妈，裱糊匠带着家伙走了，我们瞧瞧去，糊得怎么样了？”又有人道：“瞧什么？我才不愿意有这样的街坊呢。人家阔，咱们穷，在一个大门里，彼此天天比起来，教人怪难受的。”说毕，叹了一口气。这说话的是母女俩。母亲杨江氏近五十年纪，女儿老姑娘，也二十岁了。她们住在北平西郊海甸镇，一所平房里面，是以女工糊口的人家。她们人口简单，只在这平房前面，住了一个跨院。正院前住了两家买卖人，都搬走了，现在却有一个下级军官，赁了这个房子。这时正忙于打扫裱糊，还不曾进来呢。江氏

听说有军官搬了来，实在是不愿意，但是这是房东的房子，房东爱赁给谁，就赁给谁，房客有什么法子可以干涉人家，所以娘儿俩虽然坐在屋子里做活，可是不住地惦记着那外院里的情形。江氏坐在炕上低头缝一件褂子，瘦削的脸上，架了旧式的老花眼镜在鼻梁上，越是显着伊形容憔悴。老姑娘将炕洞里暖炕的小煤球炉子拖了出来，捧到外面屋子里去添煤球。江氏道：“就在里面添吧，送到外面去做什么？”老姑娘道：“在屋子里添，你不怕熏着吗？对门甘二爷说了，北平人真是蠢，年年报上登着毒气熏死人，可是年年还有人熏死。把炉子里的煤烧红了，再搬到屋子里去，这也是很容易办的事，不明白北平人为什么老是随便不改过来？”她隔了一个破蓝布门帘子，对母亲如此说着。江氏在里面答道：“是的，对门甘家人放的屁，你都会说是香的，甘二爷说的话那就更不用提了。”老姑娘隔了门帘，带了微笑，嘴向里屋一撇，却装出发狠的声音道：“你这是什么话！说出来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人家说的原是对的吗？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要不怕煤熏，你就搬炉子到屋子里去添火，我还想活着看看花花世界啦。我到隔壁王家串门子去。”江氏道：“别去了，王家两口子正拌嘴呢，你就把炉子在外面添火吧。”

母女两人正自隔室喧嚷，便有人由外院走了进来，一路问道：“老姑娘，你妈在家吗？”江氏答道：“说甘二爷，甘二爷就来了，我在家啦。”那甘二爷穿了一件灰色线春的羊皮袍子，肋下夹了一包东西，走到外面屋子，见老姑娘在屋子当中，对了炉子，只是发愣，便笑向她道：“外面屋子怪冷的，为什么在这里站着呢？”老姑娘笑道：“不是二爷说了吗？在屋子里头添煤，会熏着人的，我们外边屋子添煤啦。”江氏在屋子里插言道：“二爷，你瞧，我们老姑娘，真是肯听你的话。外面凉，请进来坐吧。”甘二爷听说，就夹了那个包袱，走到里面屋子里来。江氏接过包袱，颠了

两颊，笑道：“二爷又有什么活儿，照顾我们。”他答道：“你瞧，我这件皮袍子，面子都快要脏了，我要赶快做一件罩袍把它罩上。”江氏笑道：“做是可以做的，就是没有裁缝做得合身材。”甘二爷笑道：“一件蓝布大褂，还那样过讲究做什么？衣服我是要做的，工钱也是要出的，有给裁缝的工钱，拿给你们，还算帮了你们的忙，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老姑娘笑道：“二爷总是这样好心肠，其实女工活是女工活，裁缝活是裁缝活，那可不一样。”江氏笑道：“二爷坐着，让我做点水……”甘二爷连忙拦着道：“我一天不定来多少回，来了你们就这样客气，以后我就不好意思来了。”江氏道：“我们娘儿俩，一天到晚，缩在屋子里，闷得发慌，二爷来了，我们也可以谈谈。”甘二爷道：“你们这儿快有街坊搬来了，往后就热闹了。”江氏皱了眉道：“往后就热闹了吗？我正在这里发愁呢！人家是当军官的，我们是小住家的，和人家住在一处，恐怕有些说不来。”甘二爷笑道：“这样说起来，你们倒有些傲骨峻峭呢。可是说起来，我也是个小小的官僚，应该你们对我也是不欢迎的了。”老姑娘站在一边只是微笑着，没有说什么，江氏连忙插言道：“那是什么话，像二爷这样的人，我们都要说不来，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说得来呢？”说着话时，老姑娘已经在甘二爷手上接过包袱去，也不打开来看，就放在炕头边一只破箱子里去。甘二爷笑道：“老姑娘，你也不将布量一量吗？若是不够的话，我要你做起一件衣服来，你可得赔我的料子。”老姑娘笑道：“你二爷也不是做衣服舍不得一二尺料子的人，纵然少一二尺料子，我告诉二爷，二爷也会相信，不能说是我们把料子落下来了。”甘二爷听道人家说出这种知己之言来，也不由得从心窝里笑将出来。只因杨家是个旧式人家，有江氏在当面，不能因为人家穷了，自己就随便地说笑话，所以还是十二分的郑重，只微微一笑，便走出外边屋子来。

他走出外边屋子时，老姑娘也立刻向她母亲道：“吃晚饭还没有菜，我要上街去买两块南豆腐来吃。”说着，也随着甘二爷后面，跟了出来。到了大门口，便笑道：“二爷你不是想喝小米粥吗？”甘二爷道：“可不是，你怎么知道？”老姑娘道：“今天上午，瞧见你家听差拿了个大瓷罐子由街上跑回来，他告诉我，你想喝这个，我们家晚上熬的是这个，你回头叫听差拿罐子到我家来舀吧。”甘二爷笑道：“阿弥陀佛！你娘儿俩极节俭的，我倒要分你们吃的？”老姑娘道：“一升小米，要煮一大锅粥呢。我们家就是再穷，拿一锅小米粥送人，总还送得起。”甘二爷听了笑道：“那我一定叨扰。”就笑着去了。

老姑娘得了这句话，倒不买豆腐，在街买了红豆小米回来，用大瓷钵子装着，放到火上来熬。江氏道：“你为什么熬这一大锅小米粥，打算吃过三天三晚吗？”老姑娘却并不说什么，只是抿着嘴微笑着。到了天快黑的时候，甘家的听差，就拿了一个瓷罐子来，站在院子外叫道：“老太，你家小米粥熬得了吗？我们二爷，让我们盛稀饭来着。”江氏心里可就纳闷，我们家熬稀饭，怎么他都知道了？便答道：“熬好了，来盛了去吧。”早有老姑娘接着瓷罐子到屋子里来，满满地盛上一罐子稀饭，双手捧着送了出去。江氏在里面，听到她还轻轻地道：“这稀饭是我自己打水洗的米，很干净的，我不知道你们二爷要吃咸的还是吃甜的，没有给买咸菜。”江氏如此听着，就知道今天下午所以家里突然熬稀饭的原由了。

老姑娘进屋来了，江氏只当不知道，点上一盏灯，放在炕头边一张桌子上，依然做她的事。老姑娘道：“妈！你不吃稀饭吧？我给你盛一碗面条吃吧。”江氏道：“煮了稀饭，为什么做面吃？”老姑娘道：“因为我知道你不爱喝小米粥。”江氏道：“你既然知道我不爱喝小米粥，为什么又熬上这样一大锅呢？”这样一说，便驳

得老姑娘无辞可措的了，只是微笑着。她忙着将炉子上的锅端下来，又把炉子送进炕眼里去，盛着两碗稀饭，把抽屉里一碗冷的盐水疙疸丝儿，一齐都放在桌上，然后将一把破椅子，拖得靠了桌子，扶起筷子，先夹了两根疙疸丝儿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着。江氏道：“你也不爱喝小米粥不是？若是给甘二爷熬着，就别熬那么些个。”老姑娘低了头，手端着粥碗就了嘴唇，慢慢地呷着。江氏觉得这一句话，或者有些令女儿难堪，便道：“天下事真是难说，阔人家吃腻了鸡鸭鱼肉，倒想喝小米粥，我们这吃腻了小米粥的人家，想吃一顿包饺子都吃不着呢。”

正说到这里，听到外面院子里有脚步响，问了一句谁？就有人笑道：“是我，没什么事，给你们家道谢来了。”说毕，他已走了。这就是甘二爷说的。

江氏笑道：“老是这么着，一提就到。幸而我们没有说二爷什么坏话，要说什么坏话，让人听见了，真会生出是非来。”老姑娘道：“甘二爷倒不是那种人，不会记挂什么小事的。”江氏因女儿这样地说着，既不和女儿闹什么意见，这话也就不必说了。

到了次日早晨，母女两人，刚刚起床，甘家那个听差又来了，在门外就连连喊道：“你们接着吧。”江氏迎了出去，只是听差手上捧一个很大的纸口袋，里面是满满地一口袋白面粉。又是一提鲜红的羊肉，约莫有一斤多，又是一把白菜。江氏道：“这是谁的？”听差道：“我们二爷说，送给你们包饺子吃啦。”江氏接着向屋子里拿，口里只叫“这是怎么好？”老姑娘听说，赶出来要向听差道谢，可是人家已经走了。

江氏望了姑娘道：“我们这位甘二爷，真有心眼儿，我说了一声想羊肉包饺子吃，马上就给我们买了来了，不但有了面，有了羊肉，连白菜也跟我买来了，这可差了一点，为什么不跟我们买了酱油醋来呢？要那么着，我们包好了饺子下锅就得了。”老姑

娘见甘二爷喝了两碗小米粥今天立刻就有这样令人称心的回敬，固然几斤白面，斤把羊肉，那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听了自己母亲一句话，立刻就办了来，这很可以知道他是很会体贴人。她心里如此想着，将母亲拿进房来的一把大白菜，顺手放到桌子下面去。就在这一移之间，不知不觉地，摘了一片菜叶在手上，自己靠了桌子，只管去想心事，又不知不觉地，将片菜叶，送到嘴里去咀嚼。江氏道：“你怎么了？等包饺子想饱了吧？怎么会把生菜叶儿嚼得那样有劲？”老姑娘这才想起来，不由得噗嗤一声笑了。穷苦人家，吃羊肉饺子，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江氏看了这羊肉和面粉就忙碌起来。先把羊肉切成馅子，再和好面粉，赶成饺子皮。当她一个人这样的工作时，当然也有一小时以上的时间，然而老姑娘坐在炕上，并不理会，只把两手来斜抱了一只腿。江氏把面板馅儿钵子都放在土炕空的一头，这才向她望了道：“什么我都做好了，你也应该帮着我一点。”老姑娘伸了一个懒腰，笑道：“我实在懒得做。”江氏道：“你今天做了什么重活，为什么懒做得？回头你吃饺子懒不懒呢？”老姑娘这才没有什么话说，坐在这边炕头上来包饺子。

江氏坐在炕底下一张破椅上，侧了身子向炕上包饺子。因为许多日子没有吃过包饺子，今天久别重逢，包起饺子来，非常地高兴，一顿工夫，把一叠饺子皮都包完了。抬头一看时，只见老姑娘一只腿盘着，一只腿竖立着，那两只手，向膝盖上一抱，紧紧地搂着，昂了头，只管望了棚顶。江氏将挑肉馅的筷子，在钵子沿上，连连地敲着道：“吓吓吓！你又在想什么？”老姑娘被击钵声催醒，不由得笑了便放下那只腿来，跟了母亲包饺子。她手上虽是在包饺子，心里可就想着，甘二爷为人，他是实在的好，不但眼睛里头不分什么贫富，而且不声不响地做起事来，总猜到人家心眼儿里去。这样的人，无论做街坊，做亲戚或者做……想到

这里，猛然地又听到几下击钵声。低头一看，江氏正了脸色，向她望着道：“老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你今天有点发了疯病吧？怎么再三的说你不信，你总是这个样子发愣呢？”老姑娘笑道：“你也管的忒厉害一点儿，难道想心事也不许我想吗？”说毕撇了嘴，包起饺子来。江氏道：“也并不是我不许你想心事，不过我看你，就是这样颠颠倒倒的，有人看到的话，这么样大丫头，那可是一桩笑话。”老姑娘道：“这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呀！”她嘴里虽然如此说着，可是她的态度，经了母亲这一番警戒，却软化得多，不声不响地，也就跟着包起饺子来了。

江氏虽是上了几岁年纪，是个时代落伍的人，可是在青年的时候，她是个旗族中的大家闺秀，看了老姑娘这样的神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天也不再说什么，暗暗地却加上了一层心事，对于老姑娘的行动，不免在爱护之外，再加上一层监视。不过他们是个旗族，多少还袭用那旧日的习尚，对于姑娘格外地尊重，也就相当的放任上街，逛庙，买东西，会宾客，都让着大姑娘上前。老姑娘一向是个进出自由的北平姑娘，于今突然地说的不许姑娘出门，这如何可以办到。所以在这天，江氏老把一个脸子绷着，老姑娘不好意思出门。

到了次日上午，她依然到海甸街上买东西去了。当她出门的时候，江氏就想着，要快快地回来才好。不料她今天出去，恰是和她母亲的意思相反，出去了许久，还不见回来。江氏心里一急，在屋子里就有些起坐不宁，自己就跑到大门口来，向各处盼望。盼望了许久，自己的闺女不曾回来，却有个军官，骑了一匹枣红色的高马，走进门口。这个地方，离着西苑营房不远，每日来往军人，也是有的，一个骑马的军人走过，这倒也不是为奇，并不曾予以注意。不料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到了面前，却是突然地站定，那个军官一跃下马，手上拿了一条马鞭子，直挺挺地站在

江氏面前。江氏出其不意的，倒吓了一大跳，手扶了门，人倒向后退了两步，那军官并不是像她意料中的那样一个人物，手上拿着的马鞭子垂了下来，那一只手，却取下了帽子，笑嘻嘻地和她点了一个头道：“老太太，你也住在这所房子里面的吗？”江氏看那样子，倒是很客气，没有什么鲁莽的习气，便也放下笑容来答道：“对了，我们住在这里的，老总打听什么人？”那军官笑道：“我不打听谁，我叫赵自强，是个连长，现驻扎在这西苑大营里，我有个老太爷，要带一个佣人，搬到这后院里来，你们这后院房子是我赁了，以后咱们是院邻啦，遇事请你多照应。”江氏一听说后院是个军官赁了去了，脑筋里面，早就留下了个恶印象，现在看赵自强不是那种不讲理的样子，心中早合适了一半。便笑道：“我们是穷人，又是娘儿俩，诸事还要请你携带携带呢。”赵自强将马拴在大门外的石桩上，便走了进来，问道：“老太太，你贵姓？”江氏笑道：“怎么这样称呼？不敢当，我姓杨。”赵自强道：“老太太，你放心，我虽是个当兵的人，可是不占人家便宜。常言道：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我就不服这句话，当兵的人，替国家出力，才拿着几个钱啦？吃的是杂面窝头，穿的是破烂片，可都是干着卖命的玩艺儿。弟兄们自然也有不好的，这可不是人一当兵就不好，也不是好人就不干当兵的这一件事，只因为招兵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招好人来当兵。再说当兵实在也苦，大概人只要对付着能过去，就不当兵了。你望后瞧，我这个当兵的人，可和别个当兵的有些不同。”说着话，他一直向里院里走来。江氏也觉得这个人说话，非常之痛快，跟在后面陪话，一路走到院里来。

里院是三间北屋两间东西厢房，一个上人，带着一个下人，在这里正恰是好过，赵自强里里外外，在各屋子里看了一遍，便向江氏道：“我知道，你府上人口简单，就是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我们老太爷为人很古道的，请你放心。”江氏道：“我们有

什么不放心啦，和你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住家，还有什么不好的吗？”赵自强笑道：“老实说，人家总是那样想着，好人不当兵，所以和什么人混在一处，人家也是不高兴。就是说出来赁房子吧，房东首先怕你不给房钱。”江氏笑道：“你这是笑话。”赵自强正色道：“我这是真话。就是赁这所房子，我还托了好几个人去和房东说，准没有错，又先付了三个月的房钱，这才赁下来了。总而言之，我们当兵的人，总是让人家看不起。”说毕叹了一口气，又道：“我总望我们当兵的人，要争回这一口气。”说着话，又走了出来。江氏觉得这个人说话，十分爽快，心里也就有几分欢喜，便笑道：“连长，到我们家坐坐，先喝一杯茶去好吗？”赵自强站着想了一想，笑道：“好！我应当也到府上去看看。”于是江氏在前引路，拉开了风门，让他进去。赵自强见这里两间屋子，小得也就只好有转身之地，外面这间屋子，堆了煤球，破桌椅，缸罐，破泥炉子。里面一间屋子，一张土炕，占去了屋子里三分之二的地方，炕头边放了一张小方凳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没有了。

炕上铺着的芦苇炕席，都麻花了几块，靠墙的炕头上，有个蓝布的铺盖卷儿，上面压了两个蓝布圆枕头。铺盖边有个破藤篮子，和一个破黑木箱子，这就是她们的家产。这样看起来杨家可是很穷的人家。江氏见他走进屋来，很有些踌躇的神气，料着人家是无处安身，便笑道：“我们这穷人家，可是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就在炕上坐着吧。”赵自强笑道：“以后咱们共一个大门了，来来去去，你都别客气。”说着，正向炕上坐下，却听到外面屋子里，有个女子的声音叫道：“妈，你快来，你快来，我拿不了。”说着话，一个二十附近的姑娘，提了一大篮子白菜，晃着身躯跌了进来。猛然看到一个穿军衣的人，坐在自己炕沿上，不由得大吃一惊，放下那一篮子白菜，身子向后一缩，退到门外去。赵自强

知道这是江氏的女儿，可是看到人家这样吃惊的样子，却不知为了何事，站将起来，也为之愕然。江氏便笑道：“这是我姑娘，她脸皮子嫩，见人是说不出话来的。”赵自强笑道：“也是我冒昧一点儿，一个当大兵的人，怎么好胡乱的闯到人家家里来呢？我告退了。”说毕，就要向外面走。江氏看了，倒十分不过意，便笑道：“凭你这样一说，当军人的还不能出大门呢？老姑娘，来，这就是赁咱们后院屋子的赵连长。”老姑娘这才进来，向他点着头道：“请坐一会儿，喝碗水再走，我们这里，是站的地方都没有。”赵连长一看她，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一张鹅蛋式的脸，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所在，擦了胭脂，在额头前面，盖了一层刘海黑发，后面拖了一把长黑的辫子，长长的旗袍，拖平青鞋白袜子的脚背。只在这几点上，活现出她是一个旗族的旧式女子来。赵自强知道旗族人家，是十分讲规矩的，不便对人家内室，对大姑娘多谈什么，便点头道：“不必客气了。刚才我和你老太太谈过，以后家父搬进来了，一切的事情，还要多多照应。我是不大能常回家，就是回家来了，待一会儿就得走。”老姑娘看他虽是粗眉大眼的黑汉子，面团团的，倒也带有几分忠厚之像。靠后一步，低头笑道：“你客气。”赵自强却也偏过了身子，侧着走出门来。江氏和他谈了几句话，看他彬彬有礼，这印象越发的好了，一直送到院子里来。赵自强就站着，拦住她不让送。笑道：“明天上午，家父就要由城里搬到这儿来，假使我没有赶到，拜托老太太，给我照顾一点儿。家父今年已经六十八岁，虽然精神还健康，究竟上了几岁年纪，总怕有些不便的所在。”江氏道：“既然彼此是街坊，那总彼此有个照应的，你放心得了。”赵自强笑嘻嘻地，走出大门来，然后向她立正举了一个手，才来回身上马。

正当他上马的时候，却有一辆汽车，来势非常猛地，向马身上撞来，那马已吃了一惊，跟着身子一闪。赵自强是刚上马的

人，在鞍子上还不曾坐定，这样一闪，就把他闪着向前，一栽直栽到大门边石阶上来。那开汽车的见惹出了祸事，想要逃走，正好有一群骆驼，慢慢地迎面走来，挡住了去路，这得将车子停住了。赵自强跳了起来，站到车子边上，抓住司机道：“你下来，我有话和你说。”那汽车夫看这个样子，料是强硬不过去，只得随着他走了下来。江氏在大门里看到，倒不免和这司机捏一把汗。他一手抓住了汽车夫的领口，喝道：“你说，你是什么大来头人家的汽车，在这样阔的街道上乱撞？若不是刚才一群骆驼打这里过身，你就把我撞倒了，也要开了车子逃跑的吧？”那司机哭丧着脸只管请安道：“老总，老爷，饶了我吧！我实在是心里有事，开车失了手了。”赵自强道：“你有什么心事？你说。”于是放松了领口，两手插在裤袋里，斜伸了一只脚，向他望着。那司机道：“我是个跟车的小汽车夫。不大开车子。我在香山慈幼院里做事，因为接到城里的电话，我父亲病了，我开了车跑进城去看看。想把父亲送到医院里去，还得想法子弄钱。一路上想这样想那样，所以没有把车子开好。”赵自强道：“这样说起来，倒也情有可原。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道：“我父亲是卖烧饼的。”赵自强道：“一个卖烧饼的人，还有钱到医院去治病吗？”他道：“那也没有法子，我们就爷儿俩，他又没享过我一天福，我瞧着办吧。”赵自强对他脸上望了一望道：“咦！瞧你不出，你倒是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你父亲叫做什么名字？”他道：“我叫宋道儿，我的父亲叫宋益仁。”赵自强听说，在身上掏出一张名片，又拔出身上挂的自来水笔，伏在一堵短墙上，在名片上写了两行字，然后交给宋道儿道：“城里博仁医院的院长，是我的熟人，你拿了我的名片去，他可以免费。去吧，你父亲既然是病重，时间是耽误不得的。”宋道儿不料这位军官，先是那样凶，转过身来，倒给自己一种便利，于是笑着向他连连道谢一阵，开着车子就走了。